

国内莲花色比丘尼的研究现状及价值

赵欣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莲花色比丘尼是佛典中一个历经磨难而出家成道的女性,佛典中大量的记载了她的故事。学界对此尼有不同程度的研究,相关的论著不仅限于讲述一段离奇的故事及介绍其故事所涉及的佛教典籍,而且还对此尼故事在佛典翻译时所发生的变化及这一故事在敦煌壁画中的发展流传情况给与了关注。这些无疑对此尼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莲花色尼 佛典 研究论著

莲花色尼是佛典中一个因前世因果报应而致使其今生出家成道的女性形象,有关她的故事散见于众多佛教文献中。作为佛经叙事文学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她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除记述了莲花色尼前世的遭遇,为其日后出家皈依佛门埋下了伏笔之外,还大胆地介绍了莲花色尼一生中的屡次改嫁及不合常理的乱伦婚姻。也许是出于方便传教的考虑,佛典中也大量涉及其出家成道后的经历和非凡表现。

但佛教毕竟是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存在着差异性,为了让佛教更好的传播被大众所接受,僧人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佛经进行了有意的删减和篡改,这样在佛教典籍中就出现了对莲花色尼出家前所遭恶报的删减现象,主要是对莲花色尼屡次改嫁所发生的乱伦婚姻的不录。其实这样一个事例也证明了一个道理,“翻译活动实质上是文化的沟通,必然受到异域的考验,即被异域的权力话语检验。如果符合异域的权力话语,他将被认同、吸收;如果不符合,则被控制、选择和调整。”^[1]

就这一问题所作的专门论述,最早的是由陈寅恪所写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2]169—175在这篇文章中他正是为我们澄清这个问题,那就是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中莲花色尼前世七种恶报仅载了六种。此六种恶报为:(一)夫被蛇螫杀。(二)大儿被水溺。(三)小儿被狼吃。(四)父母被火烧。(五)自食儿肉。(六)自身生理。¹最后一种“屡为人妻”并不见录。他联系首尾文义,推断七种恶报的准确性。又根据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众经撰杂譬喻经》卷下第三十七节所记莲花色尼前世宿业,及文中涉及到的七字²,他推知“七之为数,乃规定不移之公式,故呢誓恶报亦依比公式作七种。”^[2]170当然这一结论的得出,最主要的还是他在查找了印度原典资料,在用巴利文书写的“涕利伽陀”一文中,看到了被汉译佛经删掉的最后一个恶报,即讲述了莲花色尼屡为人妻,最终因不知情和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自己所生儿子的故事,除此恶报为敦煌写本所不录之外,其它内容两本大致相同。并且在“涕利伽陀”等关于莲花色尼内容的佛典中,也找到相同的章节。由此,先生更加肯定敦煌写本中缺一恶报不是一时疏忽造成的笔误和遗漏,而是译经者有意为之。

事实上在许多僧人的译经中都不录这条恶报,陈寅恪在文章中只重点提及讲述莲花色尼出家前所经六种恶报的两部佛典放在了附注中,即北魏慧觉所译《贤愚经卷三·微妙比丘尼品第十六》³和失译佛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五·慈品》。⁴除此之外讲述这则故事的僧人译经还应有:西秦沙门圣坚译《佛说妇人遇辜经》⁵、《佛说现报当受经》(卷一)⁶及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三十)⁷,这些佛典中都不约而同的省去了莲尼的乱伦婚姻,相比之下《佛说妇人遇辜经》所述的莲花色尼出家前的遭遇,故事情节上较之剩余他经最为简略,之后几部译经中故事内容稍有不同,但到了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内容已最为详细,从译经所述内容的完整程度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推进莲尼故事并没有消失,而是经历了由略到详不断发展的过程。陈寅恪在文章所列佛典虽然并不全面,但大体的故事情节基本交待完整,日后许多的汉地僧人编纂的佛教典籍,如唐释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

(卷五十八)⁸、唐释道世所集的《诸经要集》(卷九)⁹和梁宝唱等人所编纂的《经律异相》(卷七)¹⁰中讲述的莲尼故事,多引自《贤愚经》和失译佛经《大方便佛报恩经》,这也许正是他专门列出这两部佛经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删减佛经的情况呢,关键在于古印度的思想和文化与中国本土占主导地位的儒教权威思想相抵触,故事中赤裸裸的乱伦行为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僧徒为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一种改变。所以陈寅恪才说“纵为笃信之教徒,以经神州传统道德所熏习之故,亦复不能奉受。特以其为圣典之文,不敢昌言诋斥。唯有隐秘闭藏,禁绝其流布而已,故聚麀恶报不载于敦煌写本者。”^[2]174他的这篇文章虽十分短小,但却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莲花色尼的身世及与其身世相关的文献资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材料。

国内在此篇文章问世后,对莲花色比丘尼的研究沉寂了多年,之后才出现了以微妙比丘尼为故事底本而绘制的敦煌壁画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关于这一故事的壁画流传情况,史苇湘写的《微妙比丘尼初探》中介绍的最为详尽¹¹,作者除讲到其壁画凿刻于北周时代,壁画内容是依据《贤愚经》卷七《微妙比丘尼品》绘制的外,还详细的叙述了经文的前后内容、借助壁画的题榜编号分解故事情节,使人对壁画中的莲花色尼种种坎坷遭遇得以清楚的了解,文章的最后作者考察了壁画的时代背景,总结了其故事反映的内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政治作用,又引发了人许多的深思。他的另一篇文章《从敦煌壁画〈微妙比丘尼变〉看历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¹²,则又在前篇论文基础之上重点探讨莲花色尼这则古老的印度故事在中国壁画及佛典记载中的广泛流传所体现出的中印文化上的交流,当然这则故事在传入中国后“屡次改嫁的乱伦婚姻”一报最终被删去,作者认为这种适时地扬弃和改造一方面体现了交流中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佛教的通圆无碍和宽容,这也正是佛教能成为世界宗教的重要原因之一。全文不仅分析了莲花色尼在其它佛典中的记载情况,还联系中国当时的文化特点解说同样的一则故事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变化,对我们系统研究这则故事深刻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见解。而另外一篇杨宝玉的文章“英藏敦煌文献原卷查阅札记(一)——《英藏敦煌文献》拟名之“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校议¹³,则主要是在查阅原卷的基础上,对《英藏敦煌文献》里拟名为“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或“杂缘喻因由记”的三件佚名文书的内容性质的重新诠释。他认为《英藏敦煌文献》拟名“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部分所记为非常著名的“微妙比丘尼故事”,故其名拟为“微妙比丘尼出家因缘记”则更为确切。另外作者告诉我们在敦煌的莫高窟中亦有表现此故事的壁画,敦煌文书中多件文书及佛典《佛说现报当受经》也有收录了此故事,由此可知微妙比丘尼出家因缘记流传之广,不仅记录于书面资料中,也因曲折离奇的故事性以连环壁画的形式流传。

而关于此则故事仍以《贤愚经》所录故事作为叙述主体的论文还有谢生保先生的《微妙比丘尼受难因缘》。¹⁴文中用浅显易懂的文字以逐句翻译的方式讲述了莲花色尼的故事,在附记中将涉及莲花色尼故事的佛典一一罗列,还包括了研究此故事画和变文的

资料,要查找每一部佛典中的相关记载非常的方便。但以上文章都是以《贤愚经》作为故事的主体,或交待与其故事相关的壁画内容,或就讲述此段经文中的故事,并未对不同文献之间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也没有涉及莲花色尼出家后的经历,可以说就这一佛教人物的研究课题还有待继续。

关于此则故事台湾学者也有较多的发现,如法光佛学研究所研究生释长梵写的题为“《敦煌写本〈佛说现报当受经〉初探》”^[15]的论文,则对涉及莲花色尼故事的各种佛典进行了比较,只是他借比较佛典之间的异同来是为阐明自己的另一个观点,即争对目前大多学者定论《佛说现报当受经》为一部伪经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质疑。由于作者通过检索发现,《佛说现报当受经》与《贤愚经》、《大方广报恩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及南传大藏经《长老尼譬喻品》四部佛典所述的是同一个故事即莲花色比丘尼出家之缘由,这样被定论为伪经的写本内容就与其它四部佛典中的故事内容及情节非常的相似,从而使作者对之前学者们的定论产生怀疑。从题目看其文章并非以莲花色尼身世的探究作为论文的中心,但因《佛说现报当受经》及其它几部佛经所讲的故事都与之有关,且有全文的附录,所以对莲花色尼的几种恶报介绍也十分详尽,值得借鉴。只是就这一故事的记载还涉及到其它的几部佛典,因并非作者论文的重点而没有做一介绍。

著作方面有圣严法师所著《圣者的故事·莲花色尼》^[16],法师综合《四分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僧祇律》以及《鼻奈耶》等诸部律典所收集的内容作为故事底本,以文学式笔法描写莲花色尼的生平事迹,详细叙述了莲花色尼出家前的身世,而其所述故事情节正涉及鲜为人知的第七恶报——莲花色尼屡次改嫁后又因不知情而与自己女儿共同嫁给了自己儿子的乱伦婚姻。当然这一著作就是生动的讲述了一个故事,并没有添加作者的论述,只可当作了解莲花色尼经历的一则材料而以。另有吴海勇在其著作《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的第二章域外题材中,涉及到了佛教叙事文学中所体现的民俗和信仰,而莲花色尼的叙事情节中有明确的临产回娘家生产的习俗,这正是对印度特有习俗的反映,故而被提及。^[3]125—126文中涉及到两部佛典,分别记述了莲花色尼出家怀孕欲产归家的事件,即姚秦译《四分律》卷六“三十舍堕法之一”^[17],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三“微妙比丘尼品”。而事实上,有关莲花色尼出家前的身世及其出家的缘由,在这两部佛典中已大概讲明了。

由上可知,前人对莲花色比丘尼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因文章侧重点的不同,使得专门以莲花色比丘尼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并不多。只有《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以探讨记载其出家前经历的文献异同为重点。其他文章的关注点或集中于《贤愚经》所录故事在中国的流传情况,或是详细的讲述这则故事的内容,就以莲花色比丘尼作为研究个案来说则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第一;从目前所掌握的论著看,讲述莲花色尼出家前身世经历的重要佛典已大致明确,但佛教典籍中还大量的记载了莲花色尼出家后的故事,若是以莲尼作为研究的个案来说,这些又是必需的基本文献资料。

第二;通过查阅佛经,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有关莲花色尼屡为入妻最后因不知情而与自己女儿共侍一夫的第七恶报并没有在译经中完全消失,只是它在佛教经、律、论三藏的经藏中被有意删之不录,却在律藏中得以翻译出来。这几部律典分别为:姚秦时佛陀耶舍共竺佛念所译的《四分律》(卷六)《三十舍堕法之一》^[18]、刘宋时宾阳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所译的《五分律》(卷四)《五分律第一分之二舍堕法》^[19]和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四十九《从非亲尼受食学处第一》。20 三部佛典中《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所述内容最为详细,《四分律》与《五分律》年代接近,所述故事内容简略而较为相似,只讲到莲花色尼知道自己与女儿同侍一夫后,便羞愧出家,并未讲到莲花色尼离开之后玄色自活又与所生之女同时嫁给自己儿子之事,这也许是故事在的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不必细说。

第三;这则故事为何会在佛教律典当中出现呢。有人说“佛教源于异域,传译因居首要。”^[4]^[6]而佛经的翻译很多时候是为了能

更好的普及和宏扬佛法,那么可以想象译者必然会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而有选择的翻译佛经。同时根据特殊的需要,翻译者会有选择的进行翻译,体现出一种倾向性,因为翻译者也是一个社会接受者,“接受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受多因素的影响)进行选择,有些对象被接受(全部或部分),有些对象被拒绝(全部或部分)”。^[5]所以莲尼故事的被拒绝,与汉地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另外关于这则故事其内在的教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僧人将莲尼故事反映于佛教律典当中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东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比丘尼团体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的时期。且此后尼僧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尼僧团体在佛教寺院中所占比重的扩大必然会带来许多管理上的问题,而这则故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翻译出来的。这表明僧人想通过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离奇故事宣讲一种佛教教义,借此加强佛教内部对尼僧团体的管理、实现对其行为的制约作用。

总之可以说前人的论著不仅为莲花色尼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引发出了更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

[1]据《贤愚经》所述内容,知其被迫嫁于一偷盗者,丈夫死后被当作陪葬品而活埋,故总结为自身生理。但陈寅恪所列此恶报为“自身生理”,意思是其自身有生理上的毛病

[2]《大正藏》第4册,第540页

[3]《大正藏》第4册,第367页

[4]《大正藏》第3册,第152页

[5]《大正藏》第14册,第944页

[6]《大正藏》第85册,第1409—1410页

[7]《大正藏》第24册,第352—357页

[8]《大正藏》第53册,第725页

[9]《大正藏》第54册,第80页

[10]《大正藏》第53册,第37页

[11]文章见史苇湘著:《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339—345。文章原载于《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12]文章见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523—529。原载于《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

[13]《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3月

[14]文章载于《今世果报——敦煌壁画因缘故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15]文章载于台湾正观杂志第19期2001年12月

[16]文章载于圣严法师著《法鼓全集》第5辑,第7册,P131—165,台北:法鼓文化公司,1999年12月

[17]见《大正藏》第22册,第605页

[18]见《大正藏》第22册,第605页

[19]见《大正藏》第22册,第25页

[20]见《大正藏》第23册,第897—898页

参考文献:

[1]张瑜.权力话语下的读者接受[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

[2]陈寅恪.寒柳堂集[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此篇文章原载于一九三三年一月清华学报第七卷第一期)

[3]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4]李际宁.佛教版本[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5]谈宏慧.鸠摩罗神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6]曹仕邦.从历史与文化背景看佛教戒律在华消沈的原因[J].台北:中华佛学学报第六期,1993.07

[7]大正修大藏经[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